

兰朵朵 著

一曲情错迷茫的深宫恋歌，
一生血泪萧瑟的爱恨纠葛

令妃传

LINGFEI
ZHUAN

之
至爱方休
贰

乾隆最爱皇妃的后宫生存史

一经步入后宫，想生存的唯一法则就是——踩在他人的尸体之上。

紫禁城里的一切，远比所想的残酷，由一男人生，由一男人毁，
若想终老一生，必得破釜沉舟，刀光剑影中，谁能笑到最后？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金妃传

之至爱方休

兰朵朵

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令妃传之至爱方休 / 兰朵朵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10
ISBN 978-7-5502-1100-1

I. ①令… II. ①兰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1279号

令妃传之至爱方休

作 者: 兰朵朵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史 媛
封面设计: 胡椒设计
版式设计: 刘艳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351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19印张
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100-1
定价: 2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000

CONTENTS

目录

- 第一章 将计就计／001
- 第二章 围场遇险／015
- 第三章 自讨苦吃／030
- 第四章 风波起／044
- 第五章 刮目相看／058
- 第六章 冒险出宫／071
- 第七章 如日中天／085
- 第八章 祸福相依／100
- 第九章 咸鱼翻生／115
- 第十章 狼子野心／130
- 第十一章 风雨欲来／145
- 第十二章 毒计／160
- 第十三章 夭折／176
- 第十四章 皇后逝／190
- 第十五章 设局／207
- 第十六章 立后风波／222
- 第十七章 断其一臂／238
- 第十八章 祸起中秋／253
- 第十九章 生死一线／269
- 第二十章 陷入死局／283

第一章

将计就计

黄氏入宫后，先给皇后请了安，闲聊了片刻才随魏凝儿去了醉心苑。

“额娘，如今女儿要见上您一面，也难了！”魏凝儿拉着黄氏的手，含泪道。

“你这傻丫头，你是额娘的心头肉，额娘日日想着你念着你，虽然咱们娘俩不能时常相见，可有皇后娘娘在，至少一年还是能见着两回的！”黄氏眼中也闪动着泪花。

“嗯。”魏凝儿应了一声，屏退左右奴才，这才在黄氏耳边低声道，“额娘，近日来皇上对我颇为宠爱，我瞧着皇后娘娘有些不大爽快，我怕娘娘因此与我有了隔阂。”

黄氏闻言，脸色大变，半晌才道：“你附耳过来，额娘有话要告诉你！”

魏凝儿附耳过去，待黄氏说完后，她有些吃惊地看着她：“额娘说的有用吗？”

“那是自然！”黄氏神秘一笑。

“那……女儿便听额娘的！”魏凝儿轻轻颌首道。

黄氏又留了一会，魏凝儿见时辰不早了，便让人送她出了园子，自个儿去了皇后那儿。

“令嫔娘娘吉祥！”澄碧见魏凝儿来了，立即迎了上来。

“澄碧，去通传一声，本宫有事要面见皇后娘娘！”魏凝儿笑道。

“令嫔娘娘，皇上来了，在里头跟皇后娘娘用晚膳，容奴婢通传一声！”澄碧恭声道。

魏凝儿闻言，笑道：“不必了，本宫明日再来！”

“娘娘留步，娘娘请稍后，奴婢这就去禀报！”只因皇后曾说过，只要是令嫔来了，无论何时都要通报，澄碧不敢怠慢。

“不必了！”魏凝儿摇摇头，却见澄碧已进殿去了。

片刻后，澄碧退了出来，恭声道：“令嫔娘娘，皇上和皇后娘娘请您进去！”

魏凝儿进去后，见皇上和皇后正坐在桌前用膳，定了定神，才恭声道：“皇上吉祥，皇后娘娘吉祥！”

“凝儿还未用膳吧，快些坐下来！”皇后笑着招了招手。

魏凝儿正欲推辞，皇帝却道：“凝儿，坐吧！”

“是！”魏凝儿只得坐了下来。

皇后笑道：“今儿个下午臣妾宣凝儿的额娘进宫了。”皇后说到此微微一顿，看着魏凝儿，柔声道，“本宫看这时辰也不早了，你额娘也出宫了吧！”

“是！”魏凝儿应道。

“你额娘入宫怎不与朕说，朕也好见见！”皇帝笑道。

魏凝儿一愣，竟然不知该如何回话才好，额娘入宫对她来说是天大的事，可是对皇上……那便不值一提，更何况，皇上身为九五之尊，不是谁都能见的。

皇帝看了看魏凝儿，对身边的吴书来道：“去从今年的贡品里挑几样好东西送去魏府给魏夫人，过些时日，再请魏夫人进宫与令嫔叙旧吧！”

“是！”吴书来应道。

魏凝儿却道：“皇上，臣妾的额娘只是魏家的六夫人，是妾室，承受不起皇上的赏赐。”

皇帝闻言一怔，皇后也愣在了当场，心想，这凝儿今日怎么如此不知好歹，竟然敢在皇帝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来。

魏凝儿说罢又站起身来，福了福身道：“娘娘，今日嫔妾的额娘说她前几日到寺里去给娘娘祈福，抽了一支好签。住持说要斋戒沐浴、静心祈福方能灵验，但额娘近日来身子不好，臣妾愿代额娘为娘娘祈福，从明日起，臣妾便去佛堂斋戒沐浴七七四十九日，还请娘娘恩准。”

“这……”皇后闻言有些迟疑了。

“皇后，令嫔有心，你便让她去吧。朕瞧着令嫔近来这性子越发收不住了，正好去诵经祈福，修身养性！”皇帝沉着脸说道。

方才魏凝儿那一番不冷不热的话，的确让皇帝不高兴了，魏凝儿可是当众拂了他的脸面。

“皇上……”皇后一脸着急，低声唤道。

“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，时辰不早了，嫔妾先行告退！”魏凝儿不等皇后开口便起身告辞了。

待她离去后，皇帝将手里的筷子重重地放下，脸色也有些难看。

皇后被他吓了一跳，随即笑道：“皇上，凝儿只是无心之失，还请皇上恕罪！”

皇帝却冷声道：“朕瞧着她是不怕朕，也不将朕放在眼里，平日里也罢了，可今日皇后面前，她也……”

皇帝说到此微微一顿，随即笑道：“算了，朕与她一个小丫头置气作甚。时辰不早了，朕去瞧瞧梨梨便来陪你！”

“臣妾与皇上一道去吧！”皇后笑道。

“也好！”皇帝轻轻颌首。

魏凝儿回到醉心苑才微微舒了一口气，坐在了软榻上，对身后的冰若道：“倒杯茶来！”

冰若呆了呆，如今情形对小主不利，小主竟然还能心平气和地要茶喝，实在是令她费解。

“快去，愣着作甚？”魏凝儿有些诧异地看着她。

“是！”冰若倒了茶给魏凝儿后，便站立在她身边，欲言又止。

“有话要说？”魏凝儿被她盯得头皮发麻，忍不住问道。

“小主，您今日为何要故意触怒皇上？这不是惹皇上不开心吗，您还要去斋戒沐浴七七四十九日，等您从佛堂出来，皇上只怕早就将您忘得一干二净了！”冰若说到此，急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“你这丫头，这有何担心的？若是皇上真的将本宫忘得一干二净，那倒好，本宫也算是瞧清楚了皇上对本宫的用心到底是真还是假，到底有多深。”魏凝儿笑道。

四十九天，不长也不短，却能让人看清很多事，也认定很多事。

诵经念佛可不是件易事，魏凝儿在醉心苑后园一处偏殿内设了小佛堂，在里面静静地看上两天经书后，便觉得浑身酸痛。

“小主，先歇会儿吧！”冰若有些心疼地说道。

魏凝儿摇摇头，柔声道：“本宫以前从未瞧过经书，今日才知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！”

“奴婢识字不多，看不懂！”冰若摇了摇头。

“慢慢便会懂了，稍后本宫会为皇后娘娘诵经祈福，你们不要来打扰本宫。”魏凝儿吩咐道。

“是！”冰若立即退下了。

就在魏凝儿去佛堂几日后，天地一家春渐渐传出了流言蜚语，说皇后娘娘嫉妒令嫔受宠，令嫔惶恐不已，这才借着诵经祈福避开皇上，以免皇后娘娘记恨。

逸梦轩中，嫔贵妃正亲手喂五阿哥用膳，听暮云回禀后，头也没抬，似乎毫不关心一般。待五阿哥用完膳，被嬷嬷带走后才道：“暮云，是谁放出的消息？”

“奴婢也不知，这都是奴才们传开的！”暮云回道。

“令嫔不至于如此才是，她是皇后的心腹，皇后连宫里这么多女人都容得下，难不成还容不下她？”嫔贵妃不以为然道。

“娘娘您是说……这是皇后娘娘与令嫔故意放出的消息？”暮云有些诧异地问道。

“这个本宫倒是不得而知，不过，若是令嫔真的与皇后窝里斗，那也不错。”嫔贵妃笑道。

“要不要加把火？”暮云问道。

“暂时不必了，先瞧瞧再说吧！”嫔贵妃摇了摇头。

宫里的流言蜚语自然也传入了皇帝耳中，不过皇帝对此事却未曾多言一句，仿佛并

未曾发生似的，仍旧每日去看皇后，一月里有一半的日子都宿在了皇后那儿。

日子一晃便到了七月初三，魏凝儿将自己关在佛堂里已经有一个月了。

这一日，皇帝依旧坐着龙舆前往皇后的碧水云天，经过醉心苑时，抬着龙舆的太监们仿佛知道皇帝心意似的，皆停下了脚步。

皇帝静静地看着醉心苑，半晌才道：“走吧！”

“是！”吴书来颌首道。

前些日子，皇上每每路过醉心苑都要让奴才们停下来，久而久之，大家也养成了习惯。

“吴书来，令嫔的阿玛是正五品管领吧？”皇帝突然问道。

“启禀皇上，正是！”吴书来应道。

“魏家大夫人可有诰命封号？”皇帝微微蹙眉道。

“令嫔娘娘的阿玛魏清泰在内务府供职时虽无错，却也无功，加之官位不高，因此未福泽家人！”吴书来回道。

皇帝闻言，沉吟片刻才道：“传朕的旨意，封黄氏为正三品淑人。”

吴书来闻言，心惊不已。这些日子以来，皇帝从未提起令嫔，但吴书来却知道，皇帝心里是不曾放下她的，原本他还打算等七七四十九天快到时偷偷去劝令嫔给皇上认个错，哪知道如今皇上自个儿先让步了。

“再选些东西一道赏赐吧！”皇帝又道。

“是，奴才遵旨，奴才这便去办！”吴书来应道。

“走吧，去后园的小佛堂瞧瞧！”皇帝沉吟片刻后吩咐道。

“是！”吴书来一喜，连声应道。

“朕瞧着你似乎比朕还急？”皇帝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

“皇上您念着令嫔娘娘那是因为娘娘讨皇上喜欢，奴才念着令嫔娘娘那是因为娘娘对咱们这些奴才好！”吴书来连忙说道。

“嗯。”皇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应道。

吴书来顿时心惊肉跳，急声道：“皇上，奴才不敢欺瞒皇上。”

皇帝微微颌首，却并未说什么，弄得吴书来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到了小佛堂外，皇帝并未曾让任何人通报，他站在外头看着跪在蒲团上的魏凝儿，连日来那一丝丝的思念在这一刻猛地爆发了。

此刻皇帝才知晓了，他并不是不想念她，而是刻意压制了心底的思念，刻意让自己去忘记，去忽视，只是一见到她，他才发现，一切皆是徒劳。

一月不见，她似乎清减了。皇帝心疼不已，正欲进去，却见魏凝儿已经诵完了经，正从蒲团上站起来，兴许是她跪得太久，以至于双腿麻了，竟然一个踉跄往前跌去。

“小心！”候在一旁的冰若与青颜大惊，两个人皆要伸手扶住魏凝儿，却见一道明

黄色的身影从面前闪了过去，定睛一看，小主已然被皇上抱在了怀里。

魏凝儿呆呆地看着皇帝，手足无措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凝儿，你瘦了！”皇帝轻轻抚摸着她的脸，柔声道。

魏凝儿只觉得鼻子微微发酸，眼中有了雾气闪动，立即别过头去。

“还生朕的气？”皇帝叹了口气问道。

“臣妾不敢，是臣妾不好！”魏凝儿深吸一口气说道。

皇帝却笑道：“朕记得，以前凝儿将朕当成侍卫时，曾经告诉朕，你的额娘是魏家的妾室，是朕忘记了。”

魏凝儿闻言，转过头看着皇帝，眼中有着不可思议……他竟然记起来了？

“皇上您日理万机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您自然是记不清了，那日原本就是臣妾的不是！”魏凝儿柔声道。

“凝儿的事，再小也是极其重要的事，朕以后定然会记得一清二楚！”皇帝笑道。

魏凝儿闻言，心中猛地一颤，说不感动那是假的，但此时此刻，她又该如何，只得硬着头皮道：“皇上，臣妾这会儿正给娘娘祈福呢，皇上您快出去，不然佛祖会怪罪的！”

“朕不出去！”皇帝将她抱得更紧了。

魏凝儿俏脸微红，挣了几下也徒劳无功，只得放弃了。

皇帝将她额前的细发轻轻拨开，柔声道：“何苦折磨自个儿？”

魏凝儿却笑道：“哪里是折磨，皇上您信不信，臣妾可以把法华经和金刚经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下来！”

皇帝微微一愣，随即笑出声来：“朕的凝儿真是个小傻瓜！”

“臣妾才不傻呢。”魏凝儿趁机挣脱了皇帝的怀抱，往后退了两步，笑道。

皇帝看着她，竟有些无奈了。

“皇上快些离去吧，七七四十九天未到之前，皇上别来醉心苑见臣妾了，即便您来了，臣妾也是不能见您的！”魏凝儿笑道。

“好，朕不来了！”皇帝只得点头，待他出了醉心苑才对吴书来道，“朕怎么就被这丫头牵着走了？”

吴书来闻言，一下没忍住，笑出声来，被皇帝瞪了一眼后，才强忍住了笑意。

“吴书来，从今日起，将进贡给朕的新鲜水果先挑选了给令嫔送过来。”皇帝上了龙舆后，才对吴书来吩咐道。

“是，皇上！”吴书来应道。

一连好几日，皇帝路过醉心苑时，仍旧会让奴才们停下来，有一次他没能忍住，去了后园的小佛堂，却见佛堂大门紧闭，只得离去了。

过了几日，皇后却亲自去了醉心苑，命人打开了佛堂的大门。

“娘娘您怎么来了？”魏凝儿吃惊地看着皇后，随即让冰若将她从蒲团上扶了起来，便要行礼，皇后却道：“免了，随本宫去正殿吧！”

“是！”魏凝儿应了一声，随皇后出了佛堂。

“你们都退下吧！”到了正殿，皇后立即屏退了所有人。

“娘娘，出了何事？”待奴才们退下后，魏凝儿才问道。

“凝儿，本宫问你，你额娘在寺庙里求的是何签？她要你为本宫祈福，是祈求什么？”皇后的眼中有了一抹激动之色。

“启禀娘娘，额娘说，那签文求的是娘娘心中最想求之事！”其实连魏凝儿自个儿也不知是何意。

签文之说、祈福之说不过是魏凝儿所找的借口罢了，她只是按额娘的主意，暂避锋芒而已。

不过，黄氏为皇后求签祈福的事儿，倒是真的，只是却是在几个月之前。

“凝儿，本宫心中日盼夜盼之事，似乎成真了！”皇后拉着魏凝儿的手颤声道。

魏凝儿闻言愣了一下，皇后最想求之事，到底是何？难不成是……

“娘娘您有身孕了？”魏凝儿略带试探地问道。

皇后轻轻颌首，笑道：“本宫还不曾召太医来诊脉，但十有八九是真的。”

“太好了，娘娘！”魏凝儿一把握住了皇后的手，甚为激动地喊道。

“凝儿……”皇后眼中闪烁着泪光，喜不自禁。

“娘娘，何不召太医来瞧瞧，也好早些确定。”微微平静下来后，魏凝儿便笑道。

“你这傻丫头，即便真的有孕了，也不过一月有余，早早便弄得众人皆知，本宫腹中的孩子也会成为众矢之的，本宫能隐瞒多久便多久吧！”为了保护腹中的孩子，皇后如今是不会让宫中众人知晓这个消息的。

魏凝儿闻言，恍然大悟，连连颌首：“娘娘说的是。”

皇后轻轻拍着她的手，笑道：“凝儿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既然本宫已有了身孕，你也不必再祈福了，瞧瞧你，清减了不少。”

魏凝儿却摇摇头：“娘娘，嫔妾为您祈福之事，众人皆知，此时若突然作罢，难免会让人起疑心，娘娘放心，臣妾一点也不辛苦。”

皇后闻言，微微颌首，叹声道：“你这孩子，本宫知晓你是为了本宫好。前些日子，见皇上对你那般的好，本宫心中也颇为矛盾，只因跟在皇上身边多年，从未见他对谁如此上心。凝儿，本宫与皇上是少年夫妻，相濡以沫多年，可韶华易逝，红颜易老，本宫早已不复当年，更何况，本宫再好，皇上也有厌倦的一日。即便皇上对本宫始终如一，但也免不得会宠爱别的嫔妃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本宫想得很清楚，是你总比旁人来得好，往后你不必再顾及本宫，好好伺候皇上吧！”

“娘娘，嫔妾……”

皇后却打断了她，沉声道：“凝儿，皇上对你还是不错的。前几日皇上还下旨封你额娘为三品淑人，这是极大的恩宠了，可见皇上对你非同一般的，若是换了旁人，那日在皇上面前说出那番话，只怕会被训斥问罪，皇上不仅不怪罪你，还封了你额娘，自个儿惜福吧。”

魏凝儿闻言，心中一颤，皇上竟然给了额娘封赏，正三品的淑人，此后额娘再也不会被人瞧不起了。

见魏凝儿有些发愣，皇后随即道：“凝儿，本宫有了身孕，往后很长一段日子不能伺候皇上，纯贵妃有孕在身，翻不起多大的风浪，你要提防娴贵妃和嘉妃。”

“娘娘放心，嫔妾定然会小心提防。”事到如今，皇后已然将心中的结完全解开，魏凝儿也放心了。

送走了皇后以后，魏凝儿的心前所未有的平静，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空。

离七七四十九日之期还有五日时，皇帝突然来了小佛堂，皇帝当真要进来，有谁拦得住？

“皇上，您怎么又来了？”魏凝儿有些无奈，仍旧跪在蒲团上，未曾起身。

“凝儿！”皇帝将她扶了起来，笑道，“吴书来，快把朕给令嫔准备的东西呈上来！”

“是！”吴书立即上了前来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魏凝儿看着皇帝，笑道。

皇帝却笑而不语，魏凝儿在他的示意下，掀开了上面的布，眼中闪过一抹诧异：“皇上，这是……您要出宫？”

魏凝儿此时才发现皇帝身着普通旗装，而吴书来呈给她的也是一套水粉色的旗装，简单大方，一瞧便不是宫里的花色和式样。

“快去换上。冰若，给你家主子梳一个宫外的发式！”皇帝将衣衫放到了魏凝儿怀里，催促她换上。

“皇上您要带臣妾出宫？”魏凝儿有些不敢相信。

“嗯，过几日便要去热河行宫，朕带着你提前走，前些日子直隶发生水患，朕正好顺道去瞧瞧。”皇帝说到此，神色间满是凝重。

“皇上，祈福未满，臣妾只怕是脱不开身！”平心而论，魏凝儿自然是想出去的。

“是皇后让你随朕前去的。”皇帝笑道。

魏凝儿闻言，轻轻颌首，不知为何，心中却微微有些失望，原来并不是皇上要她去的。因是微服出巡，随行的人也和皇帝出来多次，懂得如何伺候，并没有多大的讲究。途中歇息了两次，寻了地儿用膳，到了傍晚才到了保定，直隶总督府便在此处。

直隶省，因其直接隶属于京师而得名，其辖区很大，直隶总督权重位显，集军政、

盐业、河道于一身，其权力已大大超过直隶省范围。

沿途所见灾民并不多，可见水患已然过去了，且朝廷甚为重视，因此并没有太大的不妥。

即便如此，皇帝的脸色还是极其难看。

“爷，请用茶！”魏凝儿接过吴书来手中的茶盘，走到了皇帝面前，柔声道。

“坐吧！”皇帝脸色微微好转。

魏凝儿知晓皇帝是在为朝政烦忧，因此也不曾多言，静静地坐在皇帝身边。

皇帝沉默半晌才愤怒地喝道：“高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二月时，朕让他二月上任直隶总督；后来因着皇贵妃薨，朕又念他年事已高，五月时便让他回京迁任吏部尚书。又将那苏图调任来直隶，不到两个月，那苏图便将水患给治理得差不多了。而之前，高斌在任的三个月却不曾有任何缓解，且还向朝廷要了许多的银子。朕前几日见那苏图在折子上说，赈灾银两亏空，直隶府的银钱也所剩无几，朕还纳闷，此时看来，定然是被高斌中饱私囊了！”

魏凝儿闻言心惊不已，高斌不是已薨的慧贤皇贵妃之父吗？如今皇贵妃才薨了不久，他便做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没有皇贵妃在皇帝跟前周旋，只怕他此番有大难了。

“爷请息怒，改明儿召见那苏图一问便知，别气坏了身子，时辰不早了，您也该歇下了。”魏凝儿说罢对吴书来使了个眼色。

“爷，夫人说的是，时辰不早了！”吴书来会意，立即恭声道。

皇帝看着魏凝儿张开双臂：“过来。”

魏凝儿心中有些疑惑，但还是站起身到了皇帝面前。

皇帝却一把将魏凝儿抱入怀中，魏凝儿猝不及防，轻呼一声，怕摔下去，立即抱住了皇帝的脖子，猛然间想起吴书来与冰若等人还侍立在侧，忙缩回手，急声道：“皇上！”

“嗯！”皇帝闻着她身上淡淡的清香，有些沉醉了。

“屋里还有人呢！”魏凝儿满脸通红，待她回过头去一瞧，吴书来等人早就没有了影子。

皇帝的指尖滑过魏凝儿的脸颊，在她耳边轻声笑道：“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渌波。”

魏凝儿却有些疑惑地看着他，笑道：“皇上怎么背起《洛神赋》来了？难不成要学曹植，去洛水之中寻那神女，窥其华姿？”

皇帝闻言，忍不住轻笑出声：“朕的怀里就抱着神女，何必舍近求远？”

“皇上戏弄臣妾。”魏凝儿没料到他会如此说，一时间面色潮红。

皇帝看着魏凝儿，眼中一片柔色，隐约带着些许缠绵之意，魏凝儿岂能不懂皇帝的意思，原本便面红耳赤的她顿时手足无措起来。

待她稍稍清醒之时，发觉自个儿已然被皇帝放到了床榻之上，心中不由得一紧，猛地抓住了皇帝的手，颤声道：“皇上，臣妾……”

皇帝伸手轻轻压着她的唇，柔声道：“嘘……朕只是不太习惯一人入眠，今夜委屈凝儿让朕抱抱可好？”

魏凝儿闻言，窘迫不已，一伸手便抓到了床边的枕头，塞到了皇帝怀里：“您抱着这个睡吧。”

待皇帝回过神来，魏凝儿已然跑了出去。

听着屋内传出皇帝那低沉的笑声，魏凝儿忍不住跺了跺脚，一抬头便见吴书来与冰若等人正别过头偷笑着，魏凝儿真恨不得立即找个地儿躲起来。

“冰若，回房！”魏凝儿深吸一口气，故作镇定道，只是脸上那抹红晕即使在夜里，也让冰若等人借着烛光瞧了个真切。

此处是皇帝派人在保定秘密置下的小院子，院子不大，但也够众人居住了，魏凝儿便宿在了旁边的厢房里。

到了半夜，原本就因天气炎热，睡得昏昏沉沉、不太踏实的魏凝儿，只觉得一阵阵轻风徐徐而来，渐渐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日一早，她醒得很晚，一抬眼便对上了一双清明的黑眸，忍不住瞪大了眼睛。

皇上何时在她床上的？

“皇上，您怎么睡在臣妾床上？”魏凝儿一边跳下床，一边说道。

“你瞧瞧这是你房里吗？”皇帝笑道。

魏凝儿四下一瞧，顿时愣住了，这……这是皇帝的寝房，她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

“皇上，臣妾，臣妾……”魏凝儿有些不知所措了。

“你昨夜突然闯入了朕房中，迷迷糊糊地便睡到了朕身边，朕也不忍心叫醒你，所以便勉为其难收留你了！”皇帝忍住笑意，正色道。

“可……可臣妾昨日并未曾离开臣妾的厢房……”直到此时，魏凝儿还一头雾水。

“兴许是你半夜起身如厕，回错了地儿！”皇帝忍俊不禁，说罢后便别过了头，他怕自个儿忍不住捧腹大笑。

“我……”魏凝儿愣了愣，却见皇帝已然起身了，便上前伺候皇帝更衣。

用了早膳，皇帝便亲自去了直隶总督府，魏凝儿却留在了小院子里。

“小主，您怎么了？可是身子不适？”冰若见她托着腮一直唉声叹气的，有些担心地问道。

魏凝儿有些丧气地摇摇头：“不是，是我太丢脸了！”魏凝儿说到此转过头看着冰若，脸上满是疑惑：“你们昨夜不是睡在我外头吗？你们可曾瞧见我半夜起身去如厕了？”

“未曾，小主一直是睡在屋里的！”冰若连忙回道。

“嗯！”青颜也猛地点头。

“那我怎会睡到皇上床上去了？”魏凝儿顿时有些泄气了。

冰若与青颜闻言，先是一愣，继而都垂下了头，强忍着笑意。

魏凝儿却察觉到了她们的异样，随即笑道：“我就知道其中有鬼，你们定然知晓，还不快老实交代？”

两个人脸上顿时露出了难色，冰若被魏凝儿盯得头皮发麻了，才有些怯怯地说道：“小主，皇上不让说。”

“嗯？”魏凝儿脸色微变。

青颜比冰若胆子要小得多，见魏凝儿似乎生气了，连忙道：“小主，奴婢说……是……是昨夜小主您一直喊热……奴婢与冰若却睡得有些沉了，并未察觉。半夜醒来后发现小主您不在房中，吓坏了，后来……才知晓您被皇上抱走了，而……皇上一直给小主您摇扇子到天亮，所以小主您才睡得很熟！”

“是皇上给我摇扇子？”魏凝儿有些诧异地喊道。

“是！”两个人微微颌首。

“皇上他怎可如此？怪不得今日早膳时，我见他脸色不太好，竟是一夜未眠。”魏凝儿顿时有些内疚了，自然，更多的却是感动。

“小主，皇上对您真好！”青颜一脸喜色。

“是啊，皇上对小主您最是温柔体贴了，小主要趁着此次与皇上单独在一起之机，牢牢地抓住皇上的心，往后小主才能高枕无忧，也不惧怕别的娘娘们给您使绊子了！”冰若显然看得更远。

皇帝一行人走走停停，与太后一行人同一日到了热河行宫，只是早了两个时辰罢了。十余日的朝夕相处，魏凝儿对皇帝似乎更为了解了，越是如此她的心中越有些担忧。过了几日，皇帝便下旨前往木兰围场。让魏凝儿意想不到的是，娴贵妃竟然也跟着一道去了，五阿哥还小，随太后留在了行宫中。

因去年去过围场狩猎，魏凝儿对其中的规矩也早就了然于心，原本公主也是要一道跟着来的，却被皇后留在了行宫。

因一切从简，魏凝儿身边也只带着冰若，到了围场后，她便跟在了皇帝身边。

皇帝第一个行猎开弓之后回到看城，登城观围，魏凝儿等一众后宫嫔妃皆随侍在侧。

“皇上，您瞧瞧大阿哥，弓箭骑射似乎又有长进了！”娴贵妃立于皇帝身侧，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。

皇帝微微颌首，却并未言语。

自上次在镂月开云赏牡丹花时与魏凝儿发生冲突后，皇帝便不待见娴贵妃了，往常每月皆要去她宫中坐坐，可此番皇帝却一连三个月不曾踏足她的逸梦轩。

原本愉妃被皇帝斥责后，将五阿哥给了娴贵妃抚养，娴贵妃还以为皇帝已不将那事儿放在心上，岂料皇帝依旧对她不闻不问，连带着永琪也不似从前那般受皇帝喜爱了。

“姐姐说的极是，永璜近来确实大有长进，不过，还是姐姐的永琪乖巧懂事！”嘉妃见皇帝看着大阿哥，脸上露出了欣慰之色，便附和着娴贵妃说道。

“妹妹的永璜也是不错的，本宫瞧着便喜欢！”娴贵妃笑道。

嘉妃闻言，眼神微微闪烁，后背不禁溢出了冷汗，慧贤皇贵妃在世时便打永璜的主意，娴贵妃此时这话让她心惊不已。

愉妃与她同为妃位，愉妃的永琪能给娴贵妃抚养，若她犯了错，那她的永璜岂不是也成了娴贵妃的孩子。

想到此，原本打算近日与娴贵妃套近乎的嘉妃，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“皇上的皇子们个个出类拔萃，假以时日，待皇子们都长大成人，这木兰围场便是他们的天下了！”怡嫔见众人似乎都很高兴，便附和道。

谁知她此话一出，众人脸色皆变了，魏凝儿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，心道，怪不得这怡嫔总是不讨人喜欢，原来她说话从来不加思量的。

皇帝冷冷地扫了她一眼，沉声道：“如今这天下还是朕的天下，怡嫔怕是要失望了吧！”

怡嫔终于察觉自个儿说错话了，吓得立即跪到了地上，浑身微微发颤：“皇上恕罪，臣妾失言了！”

皇帝却不搭理她，任由她跪在地上，而在场的众人也刻意将她忽视了。

“令嫔妹妹骑射甚好，为何不去一试身手？”娴贵妃看着魏凝儿笑道。

“是啊，令嫔妹妹可愿意与本宫比试一番？”嘉妃也凑上前来，脸上溢满了笑意。

魏凝儿正欲拒绝，皇帝却笑道：“令嫔的骑射是不错的，嘉妃……往常在王府时，朕知你是最善于骑射，不过你十年来未曾摸弓箭，岂能是令嫔的对手？”

“皇上，不试一试，您怎知臣妾比不过令嫔妹妹？”嘉妃却有些不依了，娇嗔道。

“好，那便去吧，谁若是赢了，朕定有赏赐！”皇帝笑道。

“皇上！”魏凝儿却有些为难了。

“去吧！”皇帝轻拍着她的手笑道。

娴贵妃与嘉妃两个人看着皇帝与魏凝儿紧握的手，眸子里都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。

“皇上，两位妹妹既然有此雅兴，臣妾愿陪着妹妹们前往，也好做个见证！”娴贵妃心下一沉，便笑道。

“哦，娴贵妃也会骑射？”皇帝微微有些诧异地看着她。

娴贵妃见皇帝终于肯正眼瞧自个儿了，喜从中来，面上却不曾表露，依旧淡笑道：

“启禀皇上，臣妾小时候曾学过骑马，只是马术不好，射箭是不曾会的。”

“嗯，那便去吧！”皇帝微微颌首，随即吩咐了一众侍卫随行保护她们。

平心而论，魏凝儿是不愿去的，可如今已是骑虎难下，她总不能拂了众人的意思。

“令嫔妹妹，姐姐已有十年不曾触碰弓箭，妹妹待会可得让着姐姐一些！”刚刚上马，嘉妃便笑道。

“皇上方才说，在王府时，姐姐的骑射是最拔尖的，妹妹也请姐姐多多指教！”魏凝儿看着嘉妃，莞尔一笑。

“两位妹妹皆是不俗的，本宫便等着妹妹们一展身手了！”娴贵妃看着两个人，脸上虽带着笑意，但紧握马缰的手却紧了紧。

魏凝儿与嘉妃相视一眼，两个人微微颌首，随即策马而去。

“皇上，姐姐们真是英姿飒爽，巾帼不让须眉！”看台上，舒嫔瞧着策马而去的魏凝儿几人，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神情。

“嗯！”皇帝这才发觉舒嫔竟然未去，便道，“舒嫔为何不去？”

“启禀皇上，臣妾自幼身子弱，不曾练习骑射！”舒嫔说到此，脸上微微泛起一抹羞色。满人家的女儿，极少是不会骑射的。

虽然此番有些丢脸，可单独留在皇上身边也不错，至于身后一直跪着的怡嫔，她却丝毫不曾放在心上。

皇帝微微颌首：“既是如此，便留在朕身边观看狩猎吧！”

“谢皇上！”舒嫔心中窃喜不已，见吴书来正端着茶来，便顺手接了过来娇声道，“皇上请用茶！”

“嗯！”皇帝接过茶，见舒嫔一脸笑意地瞧着自个儿，那娇俏可人的模样倒是很惹人喜爱，皇帝才猛地察觉到，舒嫔似乎已脱离了往日的稚气。

“皇上，茶水洒了！”舒嫔娇嗔一声，随即缓步上前，用手里的锦帕轻轻擦拭着皇帝手上的水珠。

皇帝只觉得一股奇异的香味猛地充斥鼻尖，竟觉得有些沉醉了。

“小狐狸精。”怡嫔愤恨不已，在心中怒骂道。

“嗯？”片刻，待皇帝回过神来，回头一瞧，魏凝儿等人竟然已经没有了踪影。

“吴书来，娘们呢？”皇帝不着痕迹地推开舒嫔，看着吴书来，微微蹙眉道。

“启禀皇上，往东边去了！”吴书来立即应道。

皇帝微微颌首，随即对身边的舒嫔道：“坐吧！”

“是！”舒嫔悻悻地接过了皇帝手中的茶杯，递给了吴书来，正欲坐到皇帝身边，吴书来却恭声道：“舒嫔娘娘，您的座儿在这儿，请随奴才来！”

“皇上！”舒嫔瞪了吴书来一眼，随即回过头看着皇帝，娇声道，“皇上，臣妾想陪着皇上！”

皇帝闻言，却连头也不曾回，舒嫔自知无趣，只得回到了自个儿原本的位子上，离

皇帝可就有些远了。

而魏凝儿等人进入小林子后便开始狩猎，她与嘉妃骑射皆有些生疏了，因此两个人先前并无所获，后来才稍稍好了一些。

骑马打猎可是十分累人的，天色渐渐晚了，众人也累了，魏凝儿轻轻擦拭脸上的汗珠，看着嘉妃，笑道：“嘉妃姐姐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！”

“也好！”嘉妃也累得不行了，喘着粗气应了一声，便策马往回走。

娴贵妃与侍卫们正在不远处候着她们。

“两位妹妹今日所获颇丰，真是令姐姐羡慕，慕云，快给两位娘娘把水袋呈上来！”娴妃见她二人满头大汗，便料想她们此刻定然口渴了。

“谢谢娘娘美意，只因天热，臣妾近日来喝惯了婉清泡的薄荷水！”嘉妃笑道。

“娘娘！”婉清适时呈上了手里的水袋。

魏凝儿却接过了慕云手里的水袋，看得她身边的冰若不禁有些着急了。

“令嫔不怕本宫在水里下毒？”魏凝儿方才喝了一口，娴贵妃便笑道。

“下毒？”魏凝儿故作惊诧地看着娴贵妃，片刻才似笑非笑道，“嫔妾若是能喝上娘娘亲自下的毒，那也是福气了！”

“妹妹可真会说笑，本宫哪里有那个胆子？”娴贵妃脸上微微露出了一丝不自然的神情来，若是可以下毒，她只怕早就下了。

“两位姐姐，时辰不早了，眼见这太阳也快下山了，狩猎的八旗将士们都陆续而归，咱们也回去吧，免得皇上担忧！”魏凝儿将手里的水袋递给了身边的冰若，随即笑道。

“走吧！”嘉妃微微颌首。

娴贵妃却道：“两位妹妹今日各自射中了一头鹿和两头羊，不分胜负啊！”

嘉妃闻言微微蹙眉，随即便道：“本宫瞧着前头不远处还有猎物，令嫔妹妹，再过片刻回去可好？”

“但凭娘娘吩咐！”魏凝儿也瞧见了林子里有羊和鹿在跑动。

“一刻钟为限，若是咱们无所获，也即刻回来！到时候还请姐姐命人吹响号角！”

嘉妃心中却有了计较，若是此次她赢了，说不定还能讨个恩赏，让皇帝准许四阿哥在她身边多留些时日，四阿哥永琰如今已经六岁，按照祖宗规矩，该去阿哥所与众位阿哥们一块居住了。

可大阿哥、三阿哥皆大了，永琰却是个半大的孩子，嘉妃怕他受欺负，总是放心不下。

“嗯，两位妹妹小心些，本宫会让人瞧着时辰，一刻钟便让人吹响号角！”娴贵妃笑道。

魏凝儿虽不知嘉妃心中打的是何主意，却也瞧得出嘉妃甚是想赢，心中也不欲与之一争高下，便打定主意，随意敷衍便成。